

潜伏 归来

冷暖人生·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梁文道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编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潜伏归来

冷暖人生·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伏归来 /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4

ISBN 978-7-5461-1079-0

I. ①潜… II. ①凤…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1462号

潜伏归来 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编著

出版人: 左克诚 选题策划: 沈杰 贺鹏飞
责任编辑: 李玲玲 郝敏 特约编辑: 孟繁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 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16千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1079-0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1. 潜伏者归来

——真实“余则成”的尘封记忆 / 1

五十年前，他们潜入台湾获取情报。刑场上一声枪响，成了为信仰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经过半个世纪的尘封记忆，无名英雄只能以特殊的方式归来。

2. 一个人的战场

——台湾最后被捕的地下交通员 / 21

他是潜伏台湾的地下交通员，以商人身份传递情报。生死关头，他隐身墓地，成为最后被捕的地下党员。坚持信仰，他孑然一身，在农场劳动二十余年，独守内心的忠诚与愧疚。

3. 命如棋子

——我的国民党特务生涯 / 41

三名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暗战，一群现实世界里的007，一个个被特殊身份改写了命运的人。

4. 红色记忆

——一位中共女特工的特殊经历 / 73

她在周恩来手下的中央特科工作，她在被大搜捕前解救了十八个党的机关，她掩护“丈夫”从上海发出红色电波，她在国共战争时期成功策反川军。她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见证了

地下党员的人生。

5. 中国特工

——红色高棉的惊险往事 / 85

斗智斗勇，他是游走于亚热带丛林的地下情报人员；死里逃生，他见证了红色高棉骇人听闻的血腥历史。无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始终秉持一颗爱国之心。

6. 身陷囹圄

——我在“绿岛”的日子 / 109

半个世纪前，太平洋上的一处宁静岛屿，成为国民党数千政治犯的秘密囚禁之所。一位在这里度过3212个日夜的亲历者，揭开小岛监狱的神秘面纱。

7. 为历史作证

——最后的国民党战犯 / 129

他是蒋经国的心腹大将，潜伏大陆，几度生死。二十五年战犯生涯，特赦出狱，滞留香港。他以特殊身份为历史作证。

8. 越狱专家

——驾着蒋纬国座机回大陆 / 151

七年谋划，他驾驶蒋纬国座机飞越海峡，举世震惊。台湾、大陆，他几度入狱，数次逃亡。每一个绝望关头，他都能冒

险自救，起死回生。

9. 最后的奴才

——随侍溥仪二十年 / 169

他是末代恭亲王，伴随溥仪二十年。从臣子到奴才，从阶下囚到平民，亲历末代皇帝的传奇人生。

10. 收刀入鞘

——从杀手到牧师 / 185

他原是黑社会赫赫有名的冷血杀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带他走出心灵牢笼。弃恶从善，归向真神，台湾的圣徒“彼得”。

11. 哭泣的拳头

——一代拳王的离奇命运 / 201

六十年前他打遍上海滩，成为中国第一代拳王。他偷渡香港失败入狱，妻离子散到处漂泊，晚年孤身一人，却始终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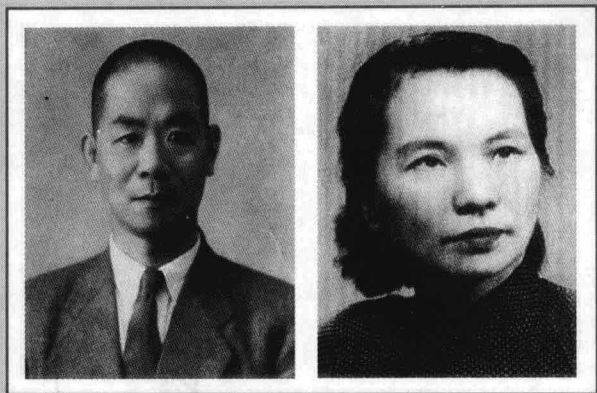


真实「余则成」的尘封记忆

潜伏者归来

五十年前，他们潜入台湾获取情报。刑场上的一声枪响，成了为信仰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经过半个世纪的尘封记忆，无名英雄只能以特殊的方式归来。

人物档案



吴石，1894—1950，福建省福州市人。

1911年加入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后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

1929年以保定军校“状元”身份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

1934年学成回国，历任参谋本部厅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要职，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

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继续情报工作，代号“密使1号”。

1950年3月因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捕，同年6月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朱谌之，1905—1950，原名朱桂凤，又名朱枫，浙江宁波府人。

1927年，嫁给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宁波人）做续弦夫人。

1932年，丈夫病故，回到浙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投身抗敌救亡运动，协助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奉命前往台湾，成功将吴石获得的绝密军事情报送回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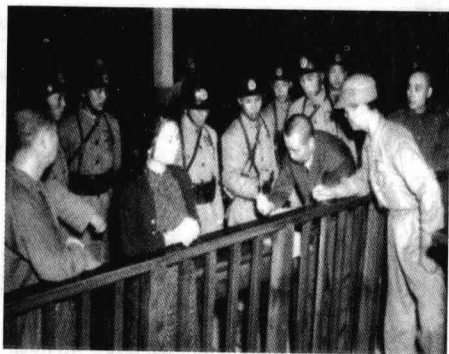
因蔡孝乾叛变，1950年2月她在舟山被捕，同年6月与吴石共同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 陈晓楠

在电视剧《潜伏》中，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他在台湾的继续潜伏则给观众留下了种种猜测。

余则成只是一个虚构人物，但他的故事却一直在历史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在大陆与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中，我们不清楚双方到底有多少“余则成”这样的谍报人员在对方的阵营里长期潜伏，许多人为了内心的信仰甚至献出了生命。其中，就有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中共华东局特派员、女共产党员朱谌之。1950年，因为中共台湾地下党书记蔡孝乾的叛变，二人被捕，6月10日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整整50年后，2000年8月25日，一组名为《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的图片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组国民党当年大举枪杀中共地下党人的历史图片在海峡两岸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惊。然而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在两个年过半百的人的心底更是掀起了无比巨大的波澜——吴石之子吴韶成，朱谌之之女朱晓枫，50多年前他们在战火中和父母一别，就再也没了音信。50年之后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曾经慈祥亲切的父母，竟是以这样惨烈的形象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终于归来。



临刑前签字（左二为朱谌之，签字者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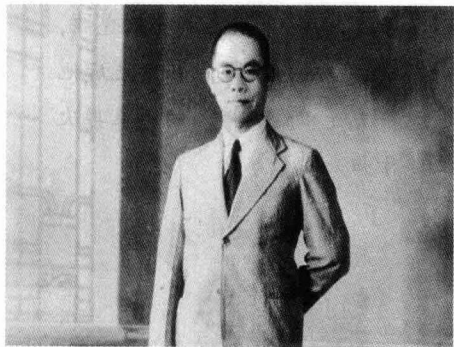


朱谌之上刑场

几十年来，吴韶成和朱晓枫曾反复设想，父母究竟是怎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他们不断地在脑海里还原着父母的形象，但是多年以来，由于父母的保密身份，对父母最为清晰的印象其实只停留在童年的记忆里。

1894年8月，吴石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1901年，陈宝琛在此办公学，聘请吴石的父亲主讲国文。8岁，吴石便跟随父亲入学旁听，“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1911年，福州地区的学校倡议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

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进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就读，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来担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①，也有后来投诚共产党的张治中^②。1916年12月毕业考试，应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十二能人”吴石

1934年，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情报一年后，吴石毕业回国。回国后任参谋本部厅长，专门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委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耗时三年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

① 1893—1966，广西临桂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家，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国防部长，其子白先勇是当代著名作家。

② 1890—1969，安徽巢县人，著名爱国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949年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谈判，同年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

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详细咨询，深深嘉许。

作为吴石的长子，在吴韶成的记忆里，父亲一天到晚都忙于工作，跟子女们交流极少。在一次家庭作业里，老师画了一张东北铁路图。回家后吴韶成找到父亲了解地图内容，令他没想到的是，父亲这一次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在他的记忆里，这是父亲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吴韶成：我拿着地图对他说，这是我的家庭作业，可是我看不懂。我父亲平常不爱说话，跟我差不多，算比较内向的一个人。结果那一次一看这个地图，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哈尔滨一直讲到中东铁路，讲东北的情势，讲“九一八”事变如何如何。他说我们整个东北都被日本人占领了，这是国耻，你一定要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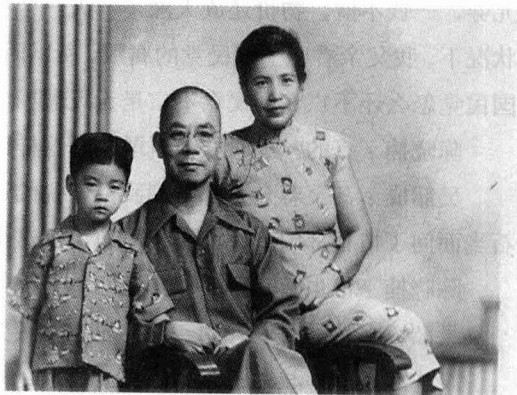
陈晓楠：他很少一次性跟你说那么多话？

吴韶成：那是很难得的一次。平常他很忙，不怎么跟我说话，就那一次谈得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我父亲是军人嘛，总是转战各地，我们也一直跟着他到处奔走。有一回上海局势危急，我们就到了上海，在那儿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了战争。先是听到炸弹响，下楼一看，楼下净是玻璃，地上躺着的全是尸体。我还是小孩，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心里非常害怕。我父亲把我们交给母亲就走了，说要去前线视察，在吴淞口那边。当天晚上他回来了，回来以后说牺牲得太惨烈了，他在那边抬尸体，尸骨堆积如山，太惨了！

陈晓楠：他的语气很沉重？

吴石：很沉重。那是我们第一次受到战争的洗礼。

不久吴石升任国民党陆军上校，转战华中、华南各地。1940年底，吴石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获悉日寇开始撤退，适逢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孩提时期的吴韶成和父母在一起

张发奎^①不在柳州，军情紧急，吴石来不及请示上级，果断作了追击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大获胜利。此外他还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指挥少数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以及从越南北上侵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了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的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

1944年，吴石随部南下桂林。当时桂林守军主要是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在此后的桂柳大战中，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之间分歧明显，使得军中政令不一，指挥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导致吴石所在的军团遭遇惨败。

吴韶成：成千成万的难民，一直往贵州逃。我父亲千方百计想办法，想能救多少算多少。他当时让在军车上挂几列车，把难民运出去。从柳州到贵阳一路上惨得很，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最小的弟弟就死在贵阳。

陈晓楠：因为什么呢？

吴韶成：肺炎，缺医少药，他一路上挨着，最后到了贵阳就不行了。所以我父亲这一仗以后，受到很大刺激，他说他再也不想干了。

桂柳大战的惨败，让吴石第一次对自己所效忠的党国产生了怀疑。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石随军队一起接收上海。而在接收上海的过程中所目睹的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更是让他对自己所效忠的一切彻底失望。

吴韶成：看到接收大员都只顾着发财，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当时用的是金元券，一钱不值，物价还成天涨，一天一个变化，人民真是苦不堪言。在那种状况下，我父亲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所以回到南京以后经常在那儿破口大骂，国民党怎么还不亡？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陈晓楠：真的？那时候他就敢公开这样讲？

吴韶成：甚至蒋介石都听到我父亲说的这些话。有个文史资料里记载蒋介石当面问了情报部门，说我听说吴石说了这个话，你们听到没有？

陈晓楠：他也蛮直率的，自己心里有怒气就会发泄出来。

吴韶成：从那时候开始，他的思想就转变得很大了。

① 1896—1980，广东始兴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由于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的强烈不满，吴石开始倾向革命，并通过中共地下党人吴仲禧^①的介绍参加“民联”^②，投身革命阵线。据吴仲禧回忆：“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官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在家中吴石还时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甚至有时让已经上大学的吴韶成帮忙记录。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先到南京见了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树正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树正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作了报告。1949年初，吴石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进军顺利。虽然从未挑明身份，但父子二人已深有默契。

陈晓楠：你当时在他身边，有没有看出他在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时有很紧张的感觉？

吴韶成：没有。

陈晓楠：很平常很从容吗？

吴韶成：说起来还挺传奇的。我们住的房子后来搬了一次，搬到国安部分的一套房子里去，隔着一面墙住的就是保密局的毛人凤^③。我们住在这一边，但照样说这些。

① 1895—1983，吴石同乡兼好友，193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国民党高级将官的特殊身份，进行地下工作。曾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第五、六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② 民革的前身之一，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正式成立，主张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反对拘捕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③ 1898—1957，浙江江山人，国民党军统骨干，时任保密局局长。

陈晓楠：不会被他们听到吗？

吴韶成：没有被他们听到过。不过那时候好像也觉得无所谓，听到就听到吧。

陈晓楠：你父亲有没有比较小心，比如在说到相关事情的时候，让你到外面看看有没有眼线？

吴韶成：是，有客人来的时候，他很随意地告诉我，你去外面看着，别让人进来。表现得还是挺平淡的。

就在吴石倾向共产党的时候，朱谔之早已是活跃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的老党员了。



年轻时的朱谔之

1905年，朱谔之出生在浙江宁波府镇海县。父亲是当地富商，曾经担任宁波渔商会会长。后来她到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在学校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积极的同学，受同学影响，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朱谔之嫁到沈阳，做奉天兵工厂总工程师陈傅良的续弦夫人。生女陈倬如，后改名为朱晓枫。1932年，陈傅良病故，朱谔之回到镇海娘家孀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后，她毅然投身抗敌救亡洪流，参与救护遭日机轰炸的伤员。其间，她与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婚，后生子朱明。

1937年底，朱谔之举家搬去武汉。第二年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元。武汉失陷前她返回浙江。当时一批台湾爱国志士正在金华召集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谔之不仅积极帮助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向台湾少年团捐赠衣物，还捐款800元，使“台湾医院”顺利开幕。为了奔赴抗战前线，朱谔之又将8岁的女儿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

朱晓枫：台湾少年团是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我妈妈说她去前线太危险了，带着我也不方便，还会影响我的学习，让我先留在这儿，比较安全，她在前线也能放心。我在这里待了8年，实际上是跟台湾儿童一起长大的。我在少年团里学会了跳舞、唱歌和宣讲，14岁的时候在这儿入了党，能说一

口流利的闽南语。我对台湾最早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39年秋，朱谌之与丈夫同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立随军书店。1940—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她依然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朱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

1944年初，朱谌之来到上海，在新知书店驻沪办事处工作，并参与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到敌人破坏，朱谌之被逮捕后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经受种种酷刑却始终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因为表现优异，1945年2月，朱谌之在上海经徐雪寒（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史永（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二人介绍，被批准为共产党员。随后她继续在上海党所经营的商贸、金融单位工作，周旋于金融界和国民党党政军警上层之间。1946年2月，台湾少年团因为动荡的时局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

朱晓枫：在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但闭口不谈政治，不过彼此都心知肚明。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也从来没跟她说我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从表面上看，她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会计，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女。

有一次，我碰到我们台湾义勇队的一个人，就把他带到家里去了。母亲等客人走了以后，问我他是谁？我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是义勇队的时候认识的。她淡淡地说，以后不要随便带外面的人到家里来。我马上心里就有数了，很知趣地不再追问。

陈晓楠：当时母亲说这话，你能够猜到她是什么意思？

朱晓枫：我知道她在暗示我，家里是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不能让任何来历不明的人知晓，要注意安全问题。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意思我都明白。我和她在上海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每天中午都去她工作的地方和她一起吃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三个月。

1946年5月，朱谌之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出于对女儿的安全考虑，她决定将朱晓枫送到已经获得解放的苏北。朱晓

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一别，竟会成为她们母女的永诀。

朱晓枫：她把我送到吴淞口。送我到那儿的时候，给了我一个金锁片。她说给你钱是行不通的，你到那头去钱就没用了，不如给你金锁片，万一需要用钱的话，就一片一片把它弄掉，卖掉可以换点钱用用。她就给了我这么一个东西，我跟我妈妈实际上就在那里分开了，分开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陈晓楠：母亲这一生中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其实非常少。

朱晓枫：我们一直聚少离多。她不是个婆婆妈妈的母亲，不会整天把儿女护在身边。她可能也是考虑到我留在她身边太危险。牺牲之前，她曾经两次被捕，因为遭受严刑，拇指落下了残疾。我很少和她在一起，但是她为了我的成长，选择了非常正确的道路。

由于长久的分离，她其实一直很想念我。我记得她被派到香港之后，专门买了块手表托人带给我。那块手表两头尖尖的，非常时髦，但我当时在部队里不喜欢这样的款式，她又想办法拿去换，前后换了好几次，才换成我满意的样式。她没有一句怨言。

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大规模爆发。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此时，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①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是因为他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石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① 1898—1965，浙江人，国民党副总裁，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呈交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仲禧询问吴石去台湾是否有把握，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他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石即携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登上了飞往台湾的军机。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完好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携妻儿飞往台湾的时候，将在外地上大学的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留在了大陆。此时远在南京的吴韶成根本不知道父亲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一家人命运的抉择，直到有一天他在信箱中收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

吴韶成：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我父亲专门委托在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老朋友驾车到南京大学接我离开。他是最后一批撤退的，千方百计找到我以后，说你父亲非叫你走，跟我一块儿，就坐这个车走。

陈晓楠：他其实一直特别挂念你。

吴韶成：一直挂念的。我说一千多个同学都在这儿，怕啥？没事。坚持留下来了，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8月份有一天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突然在我的信箱里收到一张小纸条，是用铅笔写的，也不知道谁给塞进去的。纸条上说，解放以后，有困难找何康^①。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陈晓楠：一看就是父亲的字迹。

^① 1923—，福建福州人，吴石好友，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何遂的第三子，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部长。